

梁任公文鈔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初版

當代八家文鈔

精裝：四冊
定價：新台幣150元

版權所有

撰者：王 湘 岳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 海 出版 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梁任公文鈔

梁任公文鈔卷一 目次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記江西康女士

記東俠

三先生傳

劉光第傳

楊銳傳

楊深秀傳

康廣仁傳

譚嗣同傳

動物說

說橙

日本國志後序

歐洲戰役史論自序

歐洲戰役史論第二自序

論記年

論書法

論正統

說國風上

說國風中

說國風下

說常識

梁任公文鈔卷一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啓超居上海。雙遣先生使其子以東來就學。且告啓超曰。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吾子曰。言變法。如捕風。如說食。爲裨幾何。吾子盍抗顏而講焉。啓超瞿然曰。啓超四庫之籍。百不窺一。五洲之域。遊夢未及。將終其身爲學僮。猶懼不殖。遑言講學。雙遣曰。雖然。子其演子之所學。有可以誨以東者而述焉。於是略依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演其始教之言以相語也。啓超記。

立志 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佛言不普度衆生。誓不成佛。伊尹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其志嚶嚶。先聖所取。朱子謂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學者當思國之何以弱。教之何以衰。種之何以微。衆生之何以苦。皆由天下之人。莫或以此自任也。我徒知責人之不任。則盡自任矣。論語曰。志於仁。又曰。仁以爲己。

任。學者苟無志乎此。則凡百學問皆無着處。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志既定。顛撲不破。讀一切書。行一切事。皆依此宗旨。自無罣礙。自無恐怖。

養心 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言及心學。輒指爲逃禪。此大誤也。天下學問。不外成己成物二端。欲求成己。而不講養心。則眼耳鼻舌身意根塵相引。習氣相熏。必至墮落。欲求成物。而不講養心。則利害毀譽。稱譏苦樂。隨在皆足以敗事。故養心者。學中第一義也。養心有二法門。一曰靜坐之養心。二曰遇事之養心。學者初學。多屬伏案之時。遇事蓋少。但能每日靜坐一二小時。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夢劇不亂。寵辱不驚。他日一切成就。皆基於此。毋曰迂遠云也。

讀書 今之方領矩步者。無不以讀書自命。然下焉者溺帖括。中焉者驚詞章。上焉者困考据。勞而無功。博而寡要。徒斲人才。無補道術。今之讀書。當掃除莽榛。標舉大義。專求致用。靡取駢枝。正經正史。先秦諸子。西來羣學。凡此諸端。分日講習。

定其旨趣。擷其精華。自餘羣書。皆供涉獵。凡有心得。以及疑難。皆爲劄記。至其先後次第。余有讀書分月課程。讀西學西法兩者。皆昔答門人問之作。雖粗淺已甚。亦初學之塗徑也。

窮理 法必變。所以立之故不變。六經諸子。古者皆謂之道術。蓋所以可貴者。惟其理也。故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西人自希臘昔賢。卽講窮理。積至近世。愈益昌明。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憲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興藝學。輓近公理之學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論。皆將權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審其可行不可行。蓋地球大同太平之治。殆將萌芽矣。學者苟究心此學。則無似是而非之言。不爲古人所欺。不爲世法所撓。夫是之爲實學。若夫孟子所謂深造自得。左右逢源。又其大成之事也。

經世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爲學而不以治天下爲事。其學焉果何爲矣。故胡安定有治事之齋。而西人最重政治。學院上依人理。下切時務。窮則建言。達

則任事。此其爲學。具有專門。非可枵腹抵掌撫尊攘之說。以言經濟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後世此義不明。卽好學之士。亦每以獨善其身爲主義。而世變益莫之振救。不知棟折榱崩。其誰能免。卽不念大局。獨不思自保耶。

傳教 孔子作制立法。作六經以治萬世。皜皜乎不可尙矣。乃異道來侵。輒見篡奪。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奇悍無倫。而吾教六經舍帖括命題之外。誦者幾絕。他日何所恃而不淪胥哉。雖然。中庸之述祖德。則曰施及蠻貊。春秋之致太平。則曰大小若一。聖教之非直不亡。而且將益昌。聖人其言之矣。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佛教耶教之所以行於東土者。有傳教之人也。吾教之微。無傳之人也。教者國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託命也。吾黨丁此世變。與聞微言。當浮海居曠。共昌明之。非通羣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書之亦不可不讀也。

學文 詞章不能謂之學也。雖然。言之無文。行之而不遠。說理論事。務求透達。亦

當厝意。若夫駢儷之章。歌曲之作。以娛魂性。偶一爲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語。亦附此門。

衛生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西人百業。皆有安息。七日來復。大易同之。學貴以時。無使勞頓。更習體操。以練筋膚。

記江西康女士

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海內之女二萬萬。求其解文義。嫻雕蟲。能爲花草風月之言者。則已如鳳毛如麟角。若稍讀古書。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圓氏其人者。則普天率土幾絕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爲學問矣乎。而其寥絕也若此。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羣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爲國矣。梁啓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吳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宦籍者女公子也。遊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纔九齡耳。旣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言語文字。天

文地志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學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最後乃入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以名其家。嘗中歲有課。月有試。試而褒然爲舉首者數數矣。西例校中學生卒業將出學。則羣其校之教習。與其地之有司。若他國旅其地之客官等而集於校。而授成學者以執據。其得此者。榮幸視中國之及第。或復過之。墨爾斯根者。美國之大都會也。大學中之學生以千計。殊域異種負笈而來者。蓋十餘國焉。某歲月日。將出學。官師集校中。學生領執據。而旅進退者以百計。次及女士。則昂然翛然。服中國之服。短步拾級。冉冉趨而上。實與湖北之石女士俱。石者。黃梅人。與康同學。相伯仲者也。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於是二子者進。結束翹然異於衆。所領執據。又爲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焉。以爲禮。門內門外。十餘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牆則皆拍手讚歎。六種震動。既畢事。總教習昌言於衆曰。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

支那人之所能。殆非吾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女士之適美也。實母吳格矩。至是旣卒學。復從其母歸於中國。蓋行年僅二十有五云。鄒君友吳格矩。因心識女士。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爲深恥。自發大心。爲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梁啓超曰。海內丈夫亦二萬萬。其有志於是者。蓋亦希矣。矧乃女子。梁啓超又曰。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無以懸絕於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遇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

記東俠

日本以區區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真豪傑之國哉。而其始乃不過起於數藩士之論議。一夫倡。百夫和。一夫趨。百夫走。一夫死。百夫繼。蓋自安政慶應之間。日本

舉國甚囂塵上矣。余讀岡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老。言論丰采。一一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難。立大功。赫赫於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俠。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荆聶肩比。朱郭斗量。攘彘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袴。絡繹於足下。嗚呼。何其盛歟。龍蛇起陸。驚前却之殺機。燕雀處堂。哀尸居之餘氣。書其微者。而顯者可以概矣。鑒於彼而已。可以懼矣。記東俠。

僧月性。周防人也。嘗讀西蕃記傳。至西班牙以西教蠱誘風哇。遂奪其國。慨然揮

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吾亦不可不以教結我

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鸞教若。按鸞教乃日本佛教之一宗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

來誘吾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攘意。言言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

者常數千百人。時人號曰海防

僧月照。西京清水寺住持也。爲人慷慨重氣節。嘉永甲寅。讓寺職於弟信海。游歷

諸國。以察世變。逮西艦入浦賀。舉國洶洶。月照先衆倡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勸五

事慕更深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使避難於薩摩。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俱會薩摩。舊君薨。藩論一變。咸責隆盛匿私交。而追捕又至。隆盛往見月照告以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日就逮。累及近衛公。乃伸首逼隆盛曰。余寧死於同志之手。隆盛亦自知命窮。乃走出。命舟航日向。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舉舟驚起。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遂死。

浦野望東者。福岡藩士某之女也。年五十四喪夫。漫游上國。與一時知名士唱酬。時幕吏專擅。日主守府。望東憂之。密謁太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商勤王事。山口藩士高杉晉作。嘗避黨難。來於筑。望東匿之己墅。慶應元年。福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遁逃事得罪。特以其爲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築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日本之歌也各贈其家。以弔祭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鹹風蛋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

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長門正議浪士等。潛航姬島。奪以去。匿馬關。望東。既老病。教其孫省贊。翌忠義。周旋國事。卒爲幕吏所惡。下獄。瘐死。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慷慨憂世。常欽慕長門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之。思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座有冊子。紀時事者。請借眎。主人曰。貴國以堂堂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聞有一人爲皇國竭力者。眎之復何益。躋菴慨然歎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知大義名分者鮮矣。此可媿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滿座聞者。動色焉。乃急作匿名書。郵加侯。報京師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入都。周旋王事。後知書出躋菴手。亟稱其志。而躋菴亦累報京師動靜。闔藩憤動。其後爲幕勢所壓。藩論忽變。下獄死。

論曰。世所稱日本俠者。若吉田寅次。佐久間清川。八郎。牟田尙平。中山忠愛。平野國臣。眞木保臣。小河一敏。大久保堀有馬。田中河州。諸士。蹤跡不一。或達或死。其行事多在人耳目。至於四君子。或罕道之。余以爲不觀於醫俠僧俠婦俠。而以俠

爲國之用不著。故樂述其軼事如此。嗟乎。今之士大夫。稍有人心者。其莫不知西教之爲可畏也。雖然。畏之何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下數十萬人。胡不聞有持月性之說。昌明吾教以結吾民心者也。西鄉氏巍然爲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海外至今稱之。其不與月照同葬魚腹者幾希矣。使月照而更生。彼其所建白。又寧慚西鄉焉。望東一弱女。佐佑豪傑。庇護黨人。視范孟博之母。又將過之。駒井藐爾。醫者。豈嘗有尺寸之柄於天下。而積誠所感。強藩爲動。嗚呼。何其盛也。聞之重學之例。凡物之具永靜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動也。及其既動。不加以力而不能靜也。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畫境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蓋爲永靜之國者。千作於茲矣。日本自刦盟事起。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振一動。萬弩齊鳴。轉圜之間。遂有今日。後之論者。悼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蓋已多矣。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鼙聲徹外。萬牛回首。丘山不移。嗚呼。豈外加之力猶